

长篇小说

琵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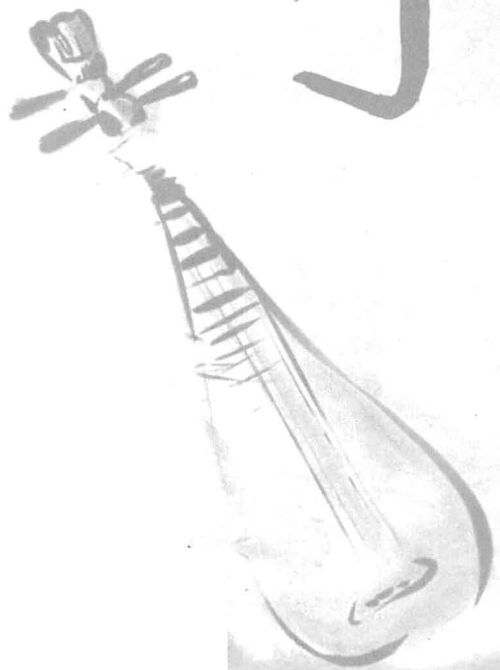
雪岛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雪
岛

长篇小说

琵琶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琵琶行 / 徐锁荣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99-4273-5

I. ①琵…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4139 号

书 名 琵琶行
著 者 徐锁荣
责任编辑 刘 佳
责任校对 孙建峰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273-5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 001

“师太，什么事，尽管吩咐！”军官说。

“庵里藏着两个女孩，能不能将她们带出金陵城？”没等师太话音落下，军官就说：“当然可以，在哪里？”……

第二章 / 023

没游出多远，文茹就被呛昏了。她明白，自己要死了。她怀里死死抱着琵琶，抱着琵琶，自己的尸体就会浮在水面上，这么想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三章 / 053

一番感慨后，上官便问道：“老同学，你是不是有了红颜知己？”马虎被问得一头雾水，说：“此话从何说起？”“你的红颜知己都坐过你的坐骑了，还想瞒我？”上官说：“还是一个女兵，扎着两条辫子。”……

第四章 / 078

这一回，竟是不知不觉间，就被新四军的团长俘虏了，而且是心甘情愿，还居然被硬碰硬地拥抱了一下，马虎的胸肌真硬，就像铁块似的硌着文茹如水般柔软的身子，硌得有点痛，有点麻，还有点醉。

第五章 / 108

“那好，文茹，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就没有你这个妹妹了。”赵文斌气咻咻地说：“从今往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不过我告诉你，你哭的日子在后头！”

第六章 / 142

上官将文茹抱到床前，轻轻朝上面一摆。随后就伸出手，解着她胸前的军衣钮扣。那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一个未经正规训练的新四军女兵，怎能是黄埔五期高材生的对手？

第七章 / 159

赵文茹转过身，马虎接着喊道：“向前两步走！”文茹朝前走了两步，离开席地的女兵，马虎又喊向右转齐步走再向右转，几道口令，就将文茹调到黑板前，当着王吉娣和全连女兵的面，进行单兵教练。

第八章 / 188

师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让文茹去常州，伺机进入重炮师，利用弹琵琶的机会，接近龟田一郎，对其驻地进行侦察，为军部提供情报。

第九章 / 233

“你僵在这里，我们谁也别想活着出去，就是两个娃儿的性命也难保！”马虎说着，就喝令站在一旁的钱阿大和王老九道：“钱阿大、王老九，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把这两个娃儿抱走！”

第十章 / 268

文茹听到这里，泪水就涌出来了，不知是想马虎，还是想别的战友。她说：“婉婉，如果船上的人都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第十一章 / 287

“为了还我欠下同学的债，也为了我抚养过的小丫头，我现在正式向赵文茹小姐求婚！”上官喝干了碗里的酒，桌上的人一下全怔住了。

第一章

—

如同忘不了那天夜里有了女人一生中的初潮一样，那天夜里的敲门声，文茹注定终生难忘。那拍在门板上的声音，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其实敲门声很轻，轻到几乎是无，可文茹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因为那刻，整座城市静得就像死了一般，就连偶尔从远处传来的枪声，也显得弱不禁风，也正是这种静默，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向她悄悄逼来。

敲门人戴着一双白手套，拍几下，就轻轻喊一声：“师太，请开门，请开开门——”那是男人的喊声，语声里似乎带着金属共鸣音，它穿过厚厚的门缝，绕过几道弯，钻进了文茹蜷缩的旮旯，就显得有点矫情。都这个时候了，还用这种手势敲门，看来这个男人是有点儒雅呢。文茹这么想着，就想起唐代大诗人贾岛“僧敲月下门”的典故，如果将这种敲门的意境搁在风花雪月之夜，肯定会演绎出一场诗情画意，可是这会儿，整座城市数万市民和几十万军人的脑袋，都已经搁上了刀刃。

文茹这么想着，头顶突然咣——的响了一下，接着就落下一层沙土，与沙土同时落到她身上的，是一道绿莹莹的火光，当她明白这是不远处炸弹爆炸所致的气浪和火光时，一切都已消失，唯有冯豆豆那张惊骇的脸，留在她的眼睛里。冯豆豆剪着当时女大学生中流行的齐耳短发，前额的刘海跟两边的发型形成一个类似门的造型，门楣下方，便是一双看啥都喜欢

较真的眼睛。那一颗落地的炮弹，将冯豆豆的眼睛炸裂得比往常大了一倍，好久都没有还原，看来她又在深究什么了。

门终于开了。开得吱吱嘎嘎，随后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涌进大门，响成潮水般。听着脚步声文茹就晓得庵堂里来了不少人，而且肯定是男人，只有男人的脚踏着庵堂地砖，才会发出这种声音。文茹将蜷缩的身子挺了挺，手搭着木檩条，朝上攀援。黑暗中，文茹的腿被冯豆豆一把抱住，接着又听她说：“你想找死？”

“死是早晚的事，与其在这里等，还不如冒冒险。”文茹说着，就挣脱了豆豆的手，顺着木檩条朝上攀着。她终于找到了那个两天来一直给她俩提供氧气和光明的小洞孔——那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的一只右眼。连续数天飞机扔炸弹、城外的炮击，已经将那颗黑卵石做的眼珠子震掉了，观音菩萨那只慈悲的右眼就成了一个洞孔，而左眼的眼珠子却还安在那里，注视着世上的芸芸众生。幸亏那颗眼珠子在坠落的过程中被菩萨身体内部纵横交错的木檩挡了几下，否则落到谁的脑袋上，天灵盖都得开花。眼珠子一掉，眼眶外就有呼呼的风朝里灌，两个憋得脸都发了绿的女孩，待喘匀了气，就悄悄说起了话。话头是文茹挑起的。文茹说：“这下好了，观音菩萨都成独眼龙了。”

冯豆豆回敬道：“不许拿菩萨开玩笑！这是神灵，要恭敬的。”

文茹道：“我们俩都钻到菩萨肚子里来了，还谈什么恭敬不恭敬？”

“菩萨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人。”冯豆豆说。

“菩萨再能容，也不能容人钻进她的肚子啊。反正是造孽了，就造到底吧。”文茹想着一天前自己说的那句话，眼睛就凑近了菩萨的右眼孔。

菩萨的眼孔几乎跟她脸差不多大，她贴上去时，大半张脸都露到了外面，因此菩萨的眼睛里就露出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子。

二

天井里站着一队当兵的。头戴钢盔，肩挎长枪，有的脸上缠着绷带，有的手上拄着拐杖。拄着拐的士兵身子站不直，因此整个队伍就显得东倒西歪。倒是队列前的那个军官，立得笔直，先是跟队伍下达了几句口令之类，随后就走到师太面前，双手抱拳，一条单腿突然跪下：“师太，您的大恩大德，官兵兄弟永世不忘！”

师太本来立在那里，孱弱的身子在夜幕下显得很单薄。军官这么一跪，她就走上前，一把将军官扶起，说：“你们就卸吧，全卸下去，只要你们能过江。”师太话音刚落，队伍立刻散了，官兵走向庵堂各处，三一伙两一堆地蹲到地上，霎时，知止庵所有的大门小门，都叽叽嘎嘎地叫起来。

知止庵是金陵城里有名的尼姑庵，光是大门就有东南西北四个，全是优质东北红松做的，除了大门，还有天井门，回廊门，小便门，厢房门，大大小小加起来，就有几十扇门板。那个军官来来回回地走动，指挥兄弟卸着门板，当他走到大殿门口，文茹借着远处炮火的闪光，看见他的腰间别着一支手枪，一双白手套在胸前挥来挥去。

士兵在卸的过程中，全都不说话，最先卸下的是一副厢房门板，刚放到地上，军官就命令两个伤兵躺了上去。大大小小的门板很快就卸了下来，卸下一副，军官就命令士兵扶着门板站到门外，当院里的门板全部卸下时，师太就指着朝南的大门，对军官喝道：“卸！”军官摆了摆手，道：“师太，大门可不能卸，卸了就没有遮拦了。”师太沉吟了一下，道：“兄弟，明天城门一破，这道门又有啥用场？卸吧，卸下一扇，就能多渡几个兄弟。”

“朝南的四扇大门不能卸。”军官说着，就指挥兄弟将卸下的门板搁到肩上朝外抬。师太突然一步走到大门外，将两只手朝门口一拦，道：“你们要是不把这四扇大门卸下来，就别走了，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军官在师太面前来回踱着碎步说：“师太，再难再险，我们也不能卸了知止庵的大门！”师太回道：“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大门？天亮后城门一破，那扇大门能挡住日本人的脚步？古人都说达摩一苇能渡江，多一扇门，你们就多一条活路！”

师太跟军官说话的当口，文茹的内裤已经被初潮洒成一片桃花水红，当师太说到日本人三个字时，她的两个腿肚子突然颤抖起来，那双探出菩萨眼孔的眼睛，却盯着大殿的门外。军官开始指挥士兵卸大门，当卸到最后一扇时，师太就对军官说：“大军，我有件事要拜托。”

“师太，什么事，尽管吩咐！”军官说。

“庵里藏着两个女孩，能不能将她们带出金陵城？”没等师太话音落下，军官就说：“当然可以，在哪里？”

师太将军官领进了大殿，走到菩萨身后，用手拍了拍泥塑的菩萨身子。其实，师太刚才跟军官说的话，文茹全听在耳里，有当兵的带着出城，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所以师太的手刚搁上菩萨身子，文茹就打开菩萨身后的

小木门，钻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冯豆豆。两人在菩萨肚子里窝了两天一夜，都窝成了煨灶猫，两人手拉手朝师太走去，没等到跟前，师太就对军官说：“就是这两个女孩。”接着就对两人说：“还不赶快拜谢大军！”

两人转身走到军官跟前，深深鞠了一躬，刚直起身子，军官就将手一挥，带着队伍出了庵门。官兵肩扛大大小小几十块门板，门板在他们肩头，起伏成波浪状，那两个躺在门板上的士兵，就抛成了簸箕里的谷物，一路走过去，从门板上淌下的血，就染了一路。文茹看不见路上滴落的血，鼻子却触到了自己体内流出来的味道，那紧一阵松一阵的血腥气，呛得文茹直想呕吐。刚上路的时候，冯豆豆还拉着她的手，走到后来，就松散了，文茹有点跟不上趟，两人就渐渐被落到队伍最后。

两人正闷头走着，突然一声炸响，将文茹吓了一跳，抬起头才发现，军官已经站到面前，刚才那声炸原来是他的喝问：“你们想不想活？”文茹惊魂未定地看着他，回道：“想死还跟着你们做啥子？”“想活就得快点，现在离天亮不到两个钟头，天亮后东洋鬼子进了城，我们谁都跑不掉！”军官说着，就冲着队伍喝喊：“过来两个兄弟，把这两个千金小姐扛上！”

文茹被那个彪乎乎的黑影扛上肩头，这才想起背上还背着一把琵琶，其实这两天一夜，琵琶就没有离过身。黑影将文茹搭上肩头，两只手抓着她两只脚脖子，像扛一捆稻草似的朝前飞跑着。黑影的步子迈得夸张，边走边问道：“千金小姐，你背上背的是件啥东西？”

“琵琶。”文茹答道。

“小姐，命都难保，还背什么琵琶，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黑影一口一个千金小姐，文茹听得出，口气里更多的是一种讥讽，便回敬道：“那你肩头背支枪做啥？”

“枪是保命用的。”黑影说。

“我这也是保命用的。”文茹道。

“用你这破琵琶，还能跟鬼子拼命？”黑影道：“我看你是想招惹那帮矮腿狗！”

两人说话间，黑影就蹲下，将背着的文茹放到地上。文茹立起，睁开一直闭着的眼睛。此时，东方天空透出一抹混混沌沌的曙色，不远处的城门上方，写着三个斗大的古隶：挹江门。文茹看到这三个字，就晓得自己的小命有救了，挹江门外就是长江，只要出了城，小命就能保住，可是她并不晓得，此时的南京城内，还有十几万国军部队坚守着阵地，尽管这些

阵地已经残缺不全，就连用石灰和糯米汁浇铸的明城墙，也在日军重炮和炸弹的轰炸下，倒塌成残墙败垣。日本人不敢贸然进城，是唐生智所属的十几个师，此时还没有接到撤退命令，而身为南京警备司令的唐本人，却已经坐着几天前就为其准备的小火轮，离开了他信誓旦旦要与之共存亡的南京城。唐在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前，就沉掉了沿江所有大小船只，断了守城部队的退路，摆出背水一战的架势。可是，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为自己留下一条生还之路。

文茹看着这三个古隶，听到城门口传来一阵接一阵骨骼挤压发出的咯咯嘎嘎的响声，顺着声音她看到一队士兵正手挽手立在城门下，军官带的队伍要出城，而那排士兵却立成城墙般，两队男人的身体就发生了撞击，军官带着队伍撞了数次，还是没有撞开城门下的那堵肉墙，便举着手枪走到队伍前的一个士兵跟前，喝了一声：“再不闪开老子就开枪了。”士兵回道：“你开枪吧，晚死不如早死！”声音就像是军官的话被反弹回来般。

军官用手枪顶了顶士兵的脑门，士兵一脸的视死如归，只好将手枪插入枪套，随后就用身子撞着那堵墙，他一带头，身后扛着门板的士兵就汇成一股急流，哗的一声，人墙开裂，城内的人流就朝着城外喷射。人流里更多的是市民，还有老人和小孩子，咿咿呀呀，叽叽歪歪，被逃生欲望折腾得几乎疯狂的人流，发出的声音如同野兽绝望的哀号，哭的，喊的，吼的，骂娘的，诅咒的，人到了这时候，都闹不明白自己是谁了，只是奔着一个目标：出城门。哪怕是爬，也要爬出去。

其实是有人想爬的，只是倒地以后，就被踏成肉酱，其中也包括那个躺在门板上的伤兵，伤兵是从门板上滑下去的，落地后没等喊一声，就被后面的人流淹没了，抬他的士兵连看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就被后面人流卷走。

待出了城，军官开始点名时，才发现那个伤兵已经跟那天遭受踩踏的很多人一样，将肝脑涂在挹江门下。军官点完名，就看着站在队伍跟前的文茹和冯豆豆，指挥士兵抬着门板走向江边。当最大的那两块门板搁上江面，军官就对文茹说：“小姐，上！”

文茹看着在波浪中颠上抛下的门板，心也像门板样忽上忽下。此时，整个队伍已经在江边一字排开，从知止庵卸下的大小不等的几十块门板，也都搁到江上，江水如同黄汤般，相互绞缠着朝东奔流。涌到江边的难民，有的抱着出门时从家里带来的小木盆、脚盆之类，将怀里孩子朝木盆里放，

有的抱着一块木板下了水，还有的干脆抱着一捆稻草，扑通扑通地朝江里跳。有的难民看见士兵们放进江里的门板，不管死活地朝上爬。此时，军官看着犹犹豫豫的文茹，对站在她身后的那个彪形大汉喊道：“把她扔上去！”没等文茹反应，那个大汉就将文茹抄起，像扔一根柳条似的将她扔上门板，接着，冯豆豆也被扔了上去，军官是最后跳上门板的，上来后就将屁股搁在仅剩的只能搁下屁股的门板边缘，当士兵用竹竿点了一下江岸，门板很快就被激流卷走，军官的两条腿还垂在水里。门板上共载着六个人，除了军官和那两个扛过她们的大汉，还有一个重伤员。这是正南门最大的门板，却也不堪重载，如果军官两条腿不是垂在水里，也许它的吃水就会跟文茹身子齐平。

士兵都脱下头上的钢盔，当做船桨插入江水，掏出一泼泼浪花，钢盔入水是有节奏的，这个节奏连着士兵们的嘴，是他们嘴里喊出的低沉的嗨——嗨——声，驱动着那一顶顶在夜幕中泛着蓝光的水桶。那个重伤员躺在门板一侧，从抬出庵门到现在，文茹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话，连哼都没有哼过一声，文茹起先以为他已经昏迷，可上了门板却见他眼睛睁得老大，而且总是看着她。

门板终于漂向江心，此时，江面上泛出一层幽蓝的光泽，文茹看到江水的颜色，就明白天快要亮了。她顺手撩起一捧江水，捂到脸上揉了两下，刚将手挪开，就听见那个重伤员嘴里冒出一声嘶哑的声音：“小姐，你肩上背的是啥子沙？”

重伤员一口四川口音。“琵琶。”文茹小声说。“小姐，那你给我们弹一曲沙！”重伤员说，眼里充满了恳求：“我还没有听过琵琶哦。”

文茹解下琵琶套子，打开后，将琵琶抱在怀里。门板在江波中颠簸着，忽上忽下，文茹在颠簸中调好了弦子，尽管此时她没有一点心情，小命都难保，哪里还有情绪弹，可面对重伤员，她无法拒绝，他的眼神容不得她拒绝。

文茹弹的是一曲金陵城里最流行的曲子《夜来香》，刚起了个头，坐在身旁的冯豆豆就轻声唱起来：“夜来香，我为你歌唱……”

门板四周是哗哗的划水声，文茹弹着，就觉得重伤员的身子动了动，抬起一只手指着身旁滚滚的江水，一旁的彪形大汉低声问道：“你要做啥子沙？”听口音也是一个四川佬。

“我要‘放水’。”伤员说。

“你就随便放好了。”大汉说。

“门板上有小姐沙，哪能随便‘放’沙？”重伤员说：“你把身子挪一挪，给我腾个地方，待会再还你。”

那个大汉挪了挪身子，腾出了一条缝，随后就将重伤员拖到门板边缘，说：“放吧，就你事多！”重伤员躺着，却一直没有动手解裤子门扣。“你放啊！”大汉又催道。“等我听完这个曲子，这曲子真好，我好喜欢沙。”文茹边弹，心里边捉摸着两个四川佬的话，当明白了放水的意思后，便将脸埋到了胸前。当弹到最后一个音阶，重伤员轻轻说道：“小姐，谢谢你。”话音刚落，门板上所有的官兵突然一起吼起来：“张巴子——”

文茹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时，重伤员已经滚下门板，被江浪卷出两丈多远，原来，他并不是要放水，而是要投水。重伤员将这一切做得顺理成章，当文茹抬起埋在胸前的脸，重伤员的身子已经被江浪吞没，只是将一句话留在浪尖上：“上官旅长，给我报仇啊！”

文茹晓得带她和冯豆豆出知止庵的军官叫上官云儒时，她已经跟着官兵进入江心洲的芦苇丛。雪白的芦花在北风里，如旗帜一般颤动飘扬，太阳刚露了个脸，就被从南京城方向腾起的浓烟吞没了，当然还有枪炮声，此时，守城部队里，官兵还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他们一直到死都没有接到命令，还在为这座有着坚固城墙的六朝古都拼着最后一滴血。上官站在芦苇丛中，面对南京方向垂首而立，样子看上去就像在参加某位故人的追悼会，手里握着一支枯芦秆，塞到嘴里咬下一截，就朝远处吐一口，像个嚼甘蔗的孩子。

上官将那截芦苇从头嚼到尾，突然走到文茹面前，用刀子似的目光刺着她和冯豆豆，接着就将手伸向文茹的后背，解下她斜挎着的琵琶袋，狠狠砸到地上，说了一句令文茹想了半天也不明白的话：“风花雪月！”

“怎么了长官，是不是它碍着你什么事了？”文茹问道。

“它让我一个兄弟投了江！”上官说。

“这话从何说起？”文茹显然不服。

“如果你不弹，他就不会投江！”上官说。

“这跟你的兄弟投江有什么瓜葛？”冯豆豆在一旁帮腔。

“我的兄弟是听了曲子才投江的，还唱什么夜来香？是软绵绵的亡国之曲！”上官背起两只手，问道：“你们下一步怎么办？”

“送佛送到西天，摆渡摆到江边，这是古之常理。”文茹说：“你们吃的

穿的，也是老百姓供的，总得保护老百姓。”

“我们的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总不能带着两个小姐行军打仗！”上官的口气不容置辩。

“你要是不把我们带出江心洲，那我们只能在这里冻死饿死，将来我们可是要上诉行政院，告你们的渎职之罪。”文茹说着，从地上抱起琵琶袋，挎上肩头。

“渎什么职？”上官问。

“当然是军人之职。”文茹道：“国难当头，作为一国之军人，有责任保护老百姓安危。”文茹说这话时，一旁的冯豆豆就悄悄拉她的衣袖。得罪了这个长官，我们就得自吞恶果，军队长官是啥东西？平时他们喝兵血，战时拿兵当炮灰，上了战场跑得比兔子还快！后来冯豆豆这么跟文茹说。文茹却不管冯豆豆的手，就是将衣袖扯破了，她也得把话倒出来。她可不是那种把话掖在肚子里的女孩，话存在肚子里不但会变馊，时间长了会长毛，影响身子骨，林黛玉就是教训。

“你是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上官又问。

“你怎么晓得的？”文茹问。

“只有金大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才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上官盯着她别在胸前衣襟上的校徽，说着又问道：“你们女子学院有外国人设的国际安全区，为啥不去那里，而是跟我们一帮兄弟逃命？”

“菩萨的安排。”文茹没有说是知止庵师太的安排，是因为菩萨比师太太大一级，部队兴官大一级压死人，佛界大概也兴这些，搬出菩萨来压压这个军官，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好推托！文茹这一招还真灵，上官后来就没辙了，老老实实地像老鹰护雏似的护着这两个女孩子。看来对付男人，还得硬碰硬，一味地像冯豆豆那样扭扭捏捏，温柔如水，最后只能被男人算计了，对待烈火男人，就得以火灭火，烧出一块隔离带，让其无法蔓延。

天黑之后，上官终于将两个女孩摆到江边，用的还是那块铆着圆木钉子、庄严得如同故宫太和殿的红门板。文茹和冯豆豆坐在门板上，心里对上官有了一点好感，不过上岸之后，这点好感很快就被一阵风吹散。

事情发生在刚刚上岸的刹那间。

说是刹那，其实是经过一个急行军之后的刹那。趴在大大小小几十块门板渡江的队伍，后来活着上岸的也不到三十个人，翻板落水的，途中遭受日机轰炸扫射的，一路的惨状文茹和冯豆豆都目睹了，整整一个白天，

日机就围着江心洲不停地盘旋，幸亏中午过后，江面上起了雾，日机才返了航，事后文茹又以为是菩萨的安排。队伍上岸后，上官就命令士兵点了几堆火，用来烘烤湿了一天一夜的军衣和两个女孩的裙衩。

专为裙衩点的火堆设在一个背风处，高大的江堤正好在那里有个急拐弯，上官指挥士兵用刺刀割了一大堆芦苇堆在堤边，点燃后蹿起一人高火焰，随后就让她们去烤烤自己。上官对两个女孩说：“要跟火保持距离，别靠得太近，近了就会把自己烤熟了的。”上官这么一说，文茹就想笑，这个当官的，还真发噱，脑袋都别裤腰带上了，还这么浪。上官说完话，就面对跟前的士兵喊道：“都有了——立正，向后转！”喊完口令文茹才明白，上官是让士兵将视线背向那堆噼啪作响的火堆。

文茹拉着冯豆豆的手，朝着火堆疯跑过去。

芦苇燃起的火焰，温而不燥，热而不烫，两个女孩烤了片刻，就忍不住脱下各自裙衩。文茹是一身学生裙，外面罩着棉袄，冯豆豆是棉旗袍，沾着江水，湿乎乎的，挨着火堆，就开始冒热气。两人脱了外面的，又接着脱内衣，寒夜里的火焰，在女孩眼里，就是酒鬼眼里的美酒，况且这样的美酒也会醉人，接连一天一夜的天寒地冻，骨头都凉透了，火焰驱赶的，不仅是寒冷，还有恐惧。烤到全身脱光，文茹真的就像喝醉了酒样，懒懒地依着火堆，两只手不停地撩着火苗。冯豆豆则躺在旁边的芦苇上，竟打起了瞌睡。

近处芦苇丛里，传来一阵沙沙的摩擦声，文茹起先以为是起风了，是风让苇秆你推我碰，相互倾轧，才发出这种既脆也硬的声音。可身上却感觉不到风的影子。她回过头，顺着声音看了一眼。密匝匝的苇丛里，有个人影晃动，文茹连忙将两只摊在火苗上的手捂到胸前，抱着两个小妈妈，那是她身为处女的乳房，手是回缩了，可脸还没有来得及转过来，目光也没有收，目光总是跟着那个人影，仿佛是被影子牵着。

影子闪了一下，就消失在芦苇丛深处，但已经被文茹捉入眼睛了。就是他，那个姓上官的旅长，他肯定是有预谋的，不会是无意碰上两个光着身子烤火的女孩，因为这堆苇火是他安排的，也是他用火柴点燃的，亏他还向士兵下达向后转的命令，这全是装的。文茹想到这里，就听见远处的江堤上传来上官跟哨兵查哨的口令声，吆吆喝喝，拿腔拿调的，文茹顺着声音朝江堤上瞄了一眼：上官正背着手来回走动，嘴里叼着截枯苇管。看着他那夸张的样子，文茹就在心里悄悄骂了一句：兵痞子！

文茹和冯豆豆烤完火，穿上烤干的衣裳，那个彪形大汉就跑到火堆旁，说：“小姐，我们长官有请。”

文茹和冯豆豆跟着彪形走进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看见上官正坐在地上，双手捧端着一个军用水壶。两人刚站稳了脚，上官就站起，将水壶递到文茹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喝一口。”文茹刚接在手中，就闻到壶口冒出的冲鼻酒气，便将水壶还给了上官。上官又递到冯豆豆面前，重复了刚才的命令。冯豆豆接在手中，闻了闻，就拿眼看着上官。上官说：“这可是十年陈酿，喝了御寒。”冯豆豆又将水壶递到文茹面前，文茹用手推了一下，冯豆豆就喝了一大口。

上官接过水壶就说：“我们马上就要开拔了，你们也该走了。”

“长官，你就带着我们一块走吧！”冯豆豆说。

“带你们走？我们是将脑袋别在腰带上的男人，是过了今天不知有没有明天的军人，跟着我们去送死啊？”上官说着，就对站在一旁的彪形大汉说：“把这两个千金小姐送到不远处的码头，让他们搭乘民生公司的难民船上重庆，估计明天早上码头上会有一班船。”

上官说着就将手伸进上衣口袋，从里面掏出两块银元，拍到文茹手中：“带着，路上可买点吃的。”

“我们哪儿也不去，就跟你们走。”文茹说出这句话，顺手将银元重新拍给上官，银元咣当在掌心响了一下。上官的掌心有点烫，还有点湿，大概是喝酒喝的。文茹不想离开队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去找她的大哥，她的大哥也在国军部队，而且也是个军官，她暂时不想跟上官打听大哥。

“不想走就得当随军女郎，一块流血。”上官说着，就对那个彪形大汉汉子喝道：“鲁营长，集合部队！”

队伍迅速在江堤上整合，当官的当兵的此时都烤干了军服，束紧了军服上的腰带，清点完人数之后，上官就将手一挥，冲着面前的队伍喊道：“我们队伍里增加了两个小姐，从现在开始，行军的时候，要做到目不斜视，讲话时嘴上都得安个哨兵，不许把平时闷在肚子里的脏话骚话放出来，也不准随便靠近她们，当然，如果遇到日本鬼子飞机扔炸弹，你们尽可以趴到她们身上，我还要给你们记功；如果平时趴到她们身上，我就得请你们吃枪子儿！”上官拍了拍腰间的手枪，显然是为了加强语气的威力：“都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队伍里发出一阵沉闷回音。

三

文茹和冯豆豆跟着那支只剩了二十多人的队伍，没日没夜行军，将白天走成黑夜，又将黑夜走成白天，走着走着，文茹就睡着了。文茹是头一回尝到走路睡觉的滋味，一个瞌睡打来，脑袋一歪就睡过去了，这时候，总有一条粗大的胳膊，将她揽住，让她的头枕进手臂弯弯，她会睡得跟死去一般。睡的只是脑袋，两条腿总是醒着，跟着队伍急切步伐，睡醒了之后，她看见队伍里的士兵也睡着了，脚也总是醒着，他们是孤立的睡，身子总是保持着前进的姿势，而她不行，她睡着了后，脑袋得枕个地方，也就是男人的臂弯。当再次睡过后醒来时，才发现枕的竟是那个偷看她烤火的上官。

上官是少校，她枕着他时看清了他的军衔。上官的手臂总是保持着那个姿势，不管队伍行进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不管脚下是平路还是山道，他的上身总是挺得笔直。事后她才知道，那六个白天和黑夜，队伍不仅翻过江南无数座小山，还涉过无数条小河。冯豆豆也是用同样的姿势在路上睡觉，是枕着那个叫鲁彪的一营长，文茹记住了鲁彪的名字，队伍就在一个江南古镇宿营了。文茹后来就有些后悔，不该枕着上官的手臂弯弯一路睡过来，而是应该枕着鲁彪，是鲁彪将她扛出南京城的，再说鲁彪也没有偷看她和冯豆豆烤火。

人生没有后悔药可吃，当后悔时，六天六夜的路程已经被她睡过来了。

到了宿营地，当上官宣布队伍解散之后，文茹又死了一次，这回死得比路上还彻底，路上她是在上官的臂弯里半死半活。队伍进入古镇的一个祠堂，就地解散之后，当地老乡就将文茹和冯豆豆领进了一间厢房，手指屋里并排摆着的两张竹床，连一声谢谢都没有来得及说，文茹就狠狠栽倒上去，后来就睡死过去了。

当她大梦初觉，已经是第三天。睁开眼睛，看见一只蜘蛛正在头顶上方墙角织网，文茹看着蜘蛛将筛箩大的网织成，厢房门外就响起上官的声音：“二位小姐，睡醒了吗？”冯豆豆连忙从床上坐起，说：“睡醒了，长官。”

“睡醒了就到我指挥所来一趟。”上官扔下这句话，就走了。

上官的指挥所就设在祠堂大厅，说是指挥所，其实也就是摆了张八仙

桌，旁边放着两张椅子，桌上架起一部电话机，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其余啥都没有。文茹和冯豆豆进了屋，上官就站在墙边看地图，边看边说：“请问二位小姐，想不想当兵？”

“当兵？”冯豆豆问：“当什么兵？”

“当然是国防部下属的正规军：国民革命军特编旅。”上官的眼睛仍然盯着地图：“是这样的，我们20军108师在南京保卫战中整个建制都打散了，就剩下我们二十几个官兵，三战区长官命令我们组建一个特编旅。旅的建制就得有电台，需要女报务员。”

“让我们滴滴答答发电报？”冯豆豆说着，右手食指就在八仙桌上有模有样地敲击起来。上官一看，突然回头看着她，道：“你以前是不是干过这个？”

“没有，我以前倒是看过发报。”冯豆豆道。

“我看你行。说吧，想不想干，想干就马上报名，我们报务班马上就要开课。”上官说着，眼盯着文茹。文茹是头一回在这么近的距离看上官，尽管他们相处已经快十天了，以前都没有认真看过，逃命都来不及，哪有闲心看一个男人的眼睛。上官的眼睛里好像总有团火苗在跳动，说不清是不是从江边的那堆篝火里带来的。

“我得考虑考虑。”文茹避开他的眼睛，说。

“那你呢？”上官又问冯豆豆。

冯豆豆也顺坡下驴地说：“我也得考虑考虑。”

“我等着你们的考虑，不过只有三天时间，镇上要报名当女兵的多得挤破脑袋，你们早点拿定主意，三天后报务班就开课了。”上官说着，就让她们离开指挥所，看样子他很忙。

三天的考虑时间，文茹其实没有考虑，干报务太苦了。她的手天生就是弹琵琶的，这是女子学院民乐系的女教师说的，用弹琵琶的手发电报，就等于是让外科手术大夫去屠宰场杀猪。三天的时间里，冯豆豆倒是反复了几个来回，考虑到最后，她拿定主意要文茹先拿主意。为了等待文茹的主意，她一次次陪着文茹去古镇逛街。特编旅已经在镇上贴了招兵布告，上面写着特招8名女兵，布告的头上，写着一句当时很时髦的话：“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布告贴在镇口的大街上，布告下方围着一大群十七八岁的女孩，边看边叽叽喳喳说着些热血沸腾的话，嚷着要做十万青年中的一名。冯豆豆看着眼前的场面，便对文茹说：“我们也报吧，晚了